

# 蛙王大戰威尼斯

## 走進郭孟浩的藝術世界

今年第54屆威尼斯雙年展（視覺藝術），代表香港出戰的是「蛙王」郭孟浩，展覽名為「蛙托邦 鴻港浩搞筆鴉」。從事創作40餘年，蛙王一直身體力行，用藝術創造正能量；更實驗多種物料，成為香港藝術的先驅人物，創作如生命般豐厚。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璋 圖：受訪者提供

還記得那天天氣炎熱，牛棚的「蛙王郭博物館」前的綠色植物，長得茂茂密密。我敲了敲門，沒有反應。從大門的玻璃窗往裡看，一條小路夾在兩旁從地面一直堆上天花板的雜物（作品？）中間，小路盡頭隱約可見一個小空間，露出一張椅子的一角。我還在好奇地窺探，一個身影慢慢「飄」了過來，門嘎地一聲被拉開，是一個打扮整齊的和藹長者。不得不承認，我當時有點發呆，因為不論是早期照片中如憤青般留著長髮的青年男子，或是打扮得「琳瑯滿目」的搞鬼藝術家，都難以和眼前此人對上號。他，就是「蛙王」？

「平時我都要裝好身才照相的，不過現在天氣太熱，所以……不過我有很簡易的裝身辦法，很快就好。」不到5分鐘，熟悉的「蛙王」坐在了我的對面，採訪，這才開始。訪問期間，我仍然忍不住東張西望，掛在牆上的「變裝」道具、放置碗碟的架子、嵌在小空櫃中的魚缸……這個被海量物品包圍的小空間，看似雜亂，卻有一種自己的秩序。蛙王一邊講話，一邊不時用長木條調整一下遠處空調機的風口，又從身後看似雜亂無章的櫃子中熟練地找出資料、光盤，或是雜誌；給客人準備的飲料有四五種一字排開，旁邊的杯子裡貼心地插著吸管。我剎那間如同來到了宮崎駿動畫中的世界，就好像千尋走入鍋爐爺爺自成一個的工作間，看他用無比熟練的手法，從雜物中有條不紊地抽出一個個神奇物件。空氣中有一種懷舊又舒適的味道。

誰說蛙王癡癡惡搞？他比你我都更有邏輯。他看似「亂來」的藝術創作後也有一套清晰理念，正能量到飛起。

### 藝術即蛙 玩轉任次元

蛙王說：「生活和藝術分不開，藝術即蛙。」對他來說，青蛙這種兩棲動物，生活在水中和陸地上，可以看到兩個不同的世界，探索的自由度很大。蛙王的創作的確如青蛙般穿梭不同世界，打破框框與邊界。從1967年第一個展覽開始，蛙王至今已參與了超過3,500項藝術活動，作品的種類，包括塗鴉、繪畫、書法、雕塑、裝置、行為等等，創作的材料更是由傳統畫布到生活中的衛生紙卷都有，真正把創作的範圍由平面的「二次元」推展到隨心所欲的「任次元」，做到「如何都藝術」的境界。

在他的創作中，蛙是當之無愧的主角。1989年至今，他發起「青蛙眼鏡」計劃，邀請每個參觀者一起玩，戴上他親手製作的青蛙眼鏡，照相留下「倩影」。戴過青蛙眼鏡的，有藝術家好友們，有路人，有澳門小姐，有小豬，也有Kate Mosef的海報。這個百搭裝飾成為了他的簽名式，也正在體現出他認為藝術中人平等、萬物齊一的理念。

他還打造了大量的「青蛙窗門」，在一個類似大嘴蛙的方框中放進攝影作品，變成生活與創作的即時記錄。被錄入其中的，有他的行為表演，有在紐約時的塗鴉，有在生活中到處發現的青蛙圖案，還有韓國太太十多年前來親手做的菜，甚至他中學時的生活照。「比如裡面有一對罐，是以前別人送給我爸爸

的。我爸爸以前在聯合國海關做監察長，性格很剛正，人家送給他，是『正剛似鐵』的意思。我很小爸爸就去世了，唯一的聯繫就是這些遺物。」

也許有人說，這也算藝術作品嗎？但這恰恰是蛙王藝術理念很重要的一部分——藝術即生活，生活即藝術。通過這種寓於生活的海量創作，他在1999年開始了「九百萬件作品計劃」。在牛棚的蛙王博物館中，可以看到玻璃上的繪畫、寫在一次性紙碟和毛巾上的書法、燒焦上色後成為裝置的廁紙卷、懸掛下來互相串聯的充氣膠袋……900萬件作品，本身就是打破框框的創作實驗。

在蛙王的創作中，行為藝術也是重要一環，早在70年代，他便已在香港做行為藝術，在當時保守的社會環境中，被視作「搞搞震」的異類。1979年4月，他獲邀前往北京參加中央工藝美術學院的交流展，在參加戶外參觀活動的同時，在故宮、天安門、長城、頤和園等地做突發的創作。他把充氣的膠袋用尼龍繩串起，掛在建築物上展開並攝影，這「長城膠袋計劃」令他成為「中國行為藝術第一人」。

「身體裝置是把人本身當作一個物料，去做一個生命雕塑。」蛙王說。

但最重要的是，蛙王的藝術是快樂的藝術，他喜歡與人同樂，在遊戲中與觀眾互動即興。這次去威尼斯參展，蛙王請來曾經教過的學生劉小康作平面設計統籌，設計的標誌就是一個大大的青蛙笑臉。「這裡面有中英文字體的綜合，中間的一條意味着中西的橋樑，也體現快樂平和的未來，整個造型又像一艘帆船——一帆風順。」其中一幅宣傳海報，蛙王舉著蛙的笑臉，背後是他獨創的「三文治字體」，將中文英文夾雜在一起，用書法的形式寫出一個大大的「愛」字。蛙王說：「現在的時代好像什麼東西都不停變動，藝術家要追求一些東西來和大環境協調。我找到『愛』來作為回應。生活中有很多災難變動，大家難以擠出一個小小的笑容。我這個蛙叔叔不希望創作一種融合歡喜、萬物齊一的世界。展覽主題『蛙托邦』，就是這麼一個想像性的國度。」

### 藝術值得奮身一搏

蛙王說，他創作的能量大概是與生俱來。幼稚園時，他便喜歡用動作來表達自己，很得老師的喜愛。「詭計多多」的他也時常整蠱同學，例如悄悄用繩子把同學褲頭綁在樹上，再讓他來抓自己等等。中學的時候他也喜歡扮鬼扮馬，有很多淘氣舉動。例如在安靜的自修課堂上「帶頭」大家不停咳嗽，搞得一幫人被老師罰站。知道了這些「前科」，再來看他後來出格的藝術創作，就覺得一點都不奇怪。

80年代，蛙王前往紐約，一住15年，1995年才回到香港。去紐約前，他是理工大學設計系的講師，辭職到美國後，卻要蹲街邊寫大字。一般人大概很難接受這種變化，他卻很釋然。「一方面是沒有工作證可以維生，另外也是體驗現場創作的經驗。在街邊創作，已經擺脫了階級觀念或是面子問題。藝術正是有這種自由度：不要想太多，就去做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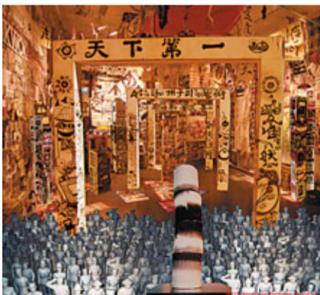
■蛙王在位於牛棚的蛙王博物館中。 尉璋 攝

好了。」

蛙王說，要想作品演變成有個人風格的創造，必須投入生活才行，「不能沒感覺，沒體驗。」他又說，現在香港的藝術系學生，要應付考試，創作也往往被框框框住，跳不出來。如果想要拿個學位，必定要和老師教東西去協調，不能太出軌，只能穩穩當當地創作。畢業後找份工作，就更被制度牽着走，創作生活越來越侷促，等到有了家庭，要供樓，就更難全面地去創作。

蛙王說，做創作，成功的機會大概只有1%，但放棄的話就意味着連最後的可能性都失去。做創作，要夠膽奮身一搏。「我現在都擔心交租的問題的。」他說：「今天早上太太才問我交租怎麼辦。但是上個月我捐了一幅畫出去，籌到11萬，給Clean Air Foundation，我交不了租，卻又籌到錢哦。因為這對自己來說有存在的意義，證明我是精神富有的。我能隨時做很多創作，這就是無價之寶。你看我雖然沒有錢，但是我有能力，能控制自己的自由度。」

蛙王說，創作的自由令生活平衡，更脫離了圍着錢轉的焦慮狀態。「我是一個例子，走出一條另類的路線。」他笑着說。



■威尼斯專門會有一間房間展示「九百萬件作品」，其中還包括了300個香港殖民時期的警察陶俑。



■從70年代開始，蛙王就不斷創作「身體裝置」。

### 「蛙托邦 鴻港浩搞筆鴉」

香港館展場設於Arsenale, Campo della Tana, Castello 2126 - 30122 Venezia, 位處主場館入口附近。展期由2011年6月4日至11月27日，開放時間為上午10時至下午6時，逢星期一休館（6月6日、8月15日及11月21日除外）。查詢：[www.labiennale.org/en/art/index.html](http://www.labiennale.org/en/art/index.html)。

### 曾德平：香港沒有第二個蛙王

策展人之一曾德平曾經是蛙王的學生，與他相識多年，更對他的啟發性教育感念至深。曾德平形容蛙王的藝術是「夾縫」中的藝術。蛙王跟隨呂壽琨學習中國書法，與老師一輩的藝術家一樣，他同樣試圖在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夾縫中探求創作的方向。「例如他做行為藝術，這是種西方藝術形式，但他滲入了中國書法，更令它脫離了平面的空間。與同代的藝術家如王無邪相比，後者專注在繪畫的媒介發展，蛙王則不局限自己在單一媒介，他的創作，有書法、攝影、裝置等，近年更開始創作『三文治書法』。」曾德平說。

從上世紀70年代在香港做行為藝術開始，蛙王就被許多人誤解為「反叛」與「癡癡」，當時就連他的同輩與老師，都覺得他「不務正業」，不認真。40多年過去，事實證明了他創作的開創性和頑強毅力，但時至今日，他仍未得到社會的足夠認可，仍是一個「邊緣」人物，同樣的例子，還有已經去世的夏碧泉。

「香港的藝術是十分保守的。」曾德平說：「行為藝術這種形式在西方上世紀70年代時就已被接納，更有博物館收藏，但到今天香港的博物館都不會收藏行為藝術乃至裝置藝術的作品。藝術圈很保守，從商業畫廊的角度看也是，到今天都仍未有畫廊代理蛙王的作品。這是很有趣的現象，我曾聽畫廊的朋友講，他們也很為難：如果代理蛙王替他的作品標價，但同時他又在表演中免費送作品給觀眾，怎麼做生意呢？」

曾德平說，這其實恰恰體現出蛙王在藝術中的絕對追求。他抗拒商業系統，不喜為自己的作品標價，哪怕維生艱難也不為賺錢來創作。「他想透過行為表演帶給大家短暫的快樂與自由的空間，在香港還未有第二個人有此心去這麼做。可以不吃飯，可以沒有地方住，但是不能不做藝術，而他的藝術就是要帶給人快樂。在香港這個經濟主導的社會中，將這些不能謀生的藝術變成一種生活，其實是在對抗一個很嚴重的資本主義系統。其實他的畫可以很賣得，但他都不會靠賣作品來換生活費，多年來都是靠身邊的朋友支持。」曾德平認為，這也同時反映出香港藝術建制的問題。他記得曾有一次與蛙王一起為政府的藝術推廣辦事處做工作坊，帶著小朋友們高揮春，後來卻發現蛙王與自己一樣，只領取700元一個小時的公價報酬。「我覺得不公平，那是我的老師哦。按照外國藝術館的慣例，請一個殿堂級的藝術家，要很高身價，怎麼可以只給公價呢？說明我們的整個系統，不懂得去分藝術家的重要性。一個那麼重要的藝術家，靠着官方的活動都不能維生，實在是很諷刺的事情。」

但蛙王好像毫不在意，有時更是花了比酬勞更多的錢去買材料，只為獻上好的表演。記得訪問蛙王那天，有三個女生無意經過，想要參觀蛙王博物館。蛙王興奮地招待她們戴上青蛙眼鏡照相，之後更大筆一揮，每人送上一幅親筆簽名的作品。後來他笑着對我說：「那些畫可能也能賣一萬哦，不過沒所謂啦。」之後又說：「房租還不知道怎麼辦，沒關係啦，看運氣怎麼樣吧。」一幅樂天模樣。

如果不是為人這麼簡單，不可能40年如一日創作出與眾同樂的作品。抵得住生活的磨蝕，如此樂觀創作40年，這本身已是一件行為藝術。

文：聞一浩

# 評香港藝術節的三個舞蹈節目

今屆藝術節的舞蹈節目相當多元化，除了伯明翰皇家芭蕾舞團的《爸爸》的選擇，還有截然不同的現代芭蕾舞團巴蘭欽統領多年的舞團「紐約市芭蕾舞團」演出與舞蹈劇場大師羅娜·包殊的作品，莫米克斯舞蹈奇藝坊又是另一種風格。

紐約市芭蕾舞團首次來港，舞碼自然以創團藝術總監巴蘭欽作品為主。巴蘭欽作為現代芭蕾舞創作的殿堂人物，舞蹈編排不講求戲劇性，而着重與音樂之間的關係，體現箇中的情思，以節目一的《三樂章交響曲》為例，獨舞與雙人舞的動作敏捷、充滿棱角，強調舞者間的默契，舞蹈彷彿與音樂連成一線；巴蘭欽不像羅曼諾夫般追求純粹的動作美，他的動作依然充滿感情，但着重與音樂的呼應；最能突出舞者與音樂關係的，可說是另一舞碼《雙協奏曲》，舞者先靜止不動，聆聽鋼琴現場演奏第一樂章，之後才走到台中翩翩起舞，間中又會停下來細聽音符。巴蘭欽的動作細緻，兩位舞者跳來恍如與音符共舞。

除了巴蘭欽的作品，還演出謝洛姆·羅賓斯的《夢斷城西》和《聚會上的舞蹈》，以及當代俄羅斯編舞家阿雷西·羅曼斯基的《協奏曲DSCH》。而《聚會上的舞蹈》是個人最喜歡的。羅賓斯以蕭邦十八首鋼琴

曲，編排了不同的獨舞、雙人舞和群舞。舞台上並無任何佈景，觀眾只憑逐一出場的舞者，已能建構出園遊會的情況，可以想像舞者如何在台上穿梭起舞，編舞功力叫人歎為觀止。羅曼斯基的《協奏曲DSCH》也是相當不錯。首次欣賞的紐約市芭蕾舞團，舞者水平超卓，身體動作傳達了感情和意境，是難得的觀舞經驗。

第三次觀看的羅娜·包殊《康乃馨》，又是另一個故事，上一次看已是14年前的事。這次再看，依然是充滿驚喜。與包殊近年的作品（如《抹窗人》、《火熱的馬祖卡舞》、《月滿》）相比，《康乃馨》的視點與內容更為龐雜。

上世紀80年代創作的《康乃馨》，內容反映了當時政治、文化與社會的狀況，都是舞者與編舞貼身關心的事情，當然還有兩性關係，感情的角力。男舞者穿上長裙固然可以看作對衣著與性別的質疑，但今天看來依然有力的是穿上女裙的男舞者做着芭蕾舞的動作，轉圈、跳躍等等，嘴裡不停說着：「你想看我做這些？你想看我做這些？」對於舞蹈語言的質疑，與整晚演出中的非舞蹈情節併合來看，是一次相當大膽的藝術宣言；至於舞者在舞台上流著眼淚切洋葱，和要舞者跑圈，然後把米高峰放到他們的

胸前，把他們急速的心跳聲傳給觀眾，也迫使我們面對舞者也是人的事實，不能抽離地把他們當呈現藝術作品的工具。

包殊從來不會迴避現實問題，她對舞台上下的人生同樣關注，從過海關查看護照，以及狼狗坐鎮的一段看到那時政治關卡的存在，現實人生的荒誕感被無限放大，叫我們不得不直面其問題。

《康乃馨》看似零碎，但其實對人生的關懷貫串，最後舞者以動作表現一年四季的感受，正是人生循環的一個隱喻。

如果說紐約芭蕾舞團帶來的是優美的舞蹈經典，同樣來自美國的莫米克斯舞蹈奇藝坊則以舞蹈結合其他舞台奇技，以完美視覺效果叫觀眾讚歎。演出有點像索拉奇藝坊，只不過舞蹈元素更強。這次名為《Momix Remix》的演出，是精選了該團過去三十年的作品，有純粹以演員身體動作製造效果的《蜥蜴之舞》，有摻入了雜技元素的《金盞花》——演員以身體平衡不斷轉動的金剛圈，形成有趣的騰騰感覺；《如果你要一個伴》則顯示舞團輕鬆有趣的一面。

三個舞團展示了三種不同的取向與實踐，應能吸引不同口味的觀眾，是藝術節拓展與保留觀眾的必然走向。



■青蛙窗門中的攝影作品。



■青蛙叔叔與他的三文治字體，帶出「愛」的正能量。